



说岳全传

*Shuoyue
Quanzhuan*

杨齐主编

中华五千年·忠烈小说



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目 录

第 一 回	天遣赤须龙下界	佛谪金翅鸟降凡	1
第 二 回	泛洪涛虬王报怨	抚孤寡员外施恩	8
第 三 回	岳院君闭门课子	周先生设帐授徒	14
第 四 回	麒麟村小英雄结义	沥泉洞老蛇怪献枪	21
第 五 回	岳飞巧试九枝箭	李春慨缔百年姻	28
第 六 回	沥泉山岳飞庐墓	乱草冈牛皋剪径	35
第 七 回	梦飞虎徐仁荐贤	索贿赂洪先革职	42
第 八 回	岳飞完姻归故土	洪先纠盗劫行装	48
第 九 回	元帅府岳鹏举谈兵	招商店宗留守赐宴	57
第 十 回	大相国寺闲听评话	小校场中私抢状元	66
第 十 一 回	周三畏遵训赠宝剑	宗留守立誓取真才	74
第 十 二 回	夺状元枪挑小梁王	反武场放走岳鹏举	83
第 十 三 回	昭丰镇王贵染病	牟驼冈宗泽踞营	90
第 十 四 回	岳飞破贼酬知己	施全剪径遇良朋	98
第 十 五 回	金兀朮兴兵入寇	陆子敬设计御敌	106
第 十 六 回	下假书哈迷蚩割鼻	破潞安陆节度尽忠	113
第 十 七 回	梁夫人炮炸失两狼	张叔夜假降保河间	121
第 十 八 回	金兀朮冰冻渡黄河	张邦昌奸谋倾社稷	127
第 十 九 回	李侍郎拚命骂番王	崔总兵进衣传血诏	135
第 二 十 回	金营神鸟引真主	夹江泥马渡康王	141
第 二 十 一 回	宋高宗金陵即帝位	岳鹏举划地绝交情	146
第 二 十 二 回	结义盟王佐假名	刺精忠岳母训子	154
第 二 十 三 回	胡先奉令探功绩	岳飞设计败金兵	161
第 二 十 四 回	释番将刘豫降金	献玉玺邦昌拜相	167

目 录

第二十五回	王横断桥霸渡口	邦昌假诏害忠良	174
第二十六回	刘豫恃宠张珠盖	曹荣降贼献黄河	183
第二十七回	岳飞大战爱华山	阮良水底擒兀朮	189
第二十八回	岳元帅调兵剿寇	牛统制巡湖被擒	195
第二十九回	岳元帅单身探贼	耿明达弟兄投诚	201
第三十回	破兵船岳飞定计	袭洞庭杨虎归降	208
第三十一回	穿梭鏖明收虎将	苦肉计暗取康郎	216
第三十二回	牛皋酒醉破番兵	金节梦虎谐婚匹	226
第三十三回	刘鲁王纵子行凶	孟邦杰逃灾遇友	233
第三十四回	掘陷坑吉青中计	认弟兄张用献关	242
第三十五回	九宫山解粮遇盗	樊家庄争鹿招亲	251
第三十六回	何元庆两番被获	金兀朮五路进兵	261
第三十七回	五通神显灵航大海	宋高宗被困牛头山	271
第三十八回	解军粮英雄归宋室	下战书福将进金营	281
第三十九回	祭帅旗奸臣代畜	挑华车勇士遭殃	288
第四十回	杀番兵岳云保家属	赠赤兔关铃结义兄	293
第四十一回	巩家庄岳云聘妇	牛头山张宪救主	301
第四十二回	打碎免战牌岳公子犯令	挑死大王子韩彦直冲营	307
第四十三回	送客将军双结义	赠囊和尚泄天机	314
第四十四回	梁夫人击鼓战金山	金兀朮败走黄天荡	322
第四十五回	掘通老鹳河兀朮逃生	迁都临安郡岳飞归里	328
第四十六回	兀朮施恩养秦桧	苗傅衔怨杀王渊	333
第四十七回	擒叛臣虎将勤王	召良帅贤后赐旗	339
第四十八回	杨景梦授杀手铜	王佐计设金兰宴	348
第四十九回	杨钦暗献地理图	世忠计破藏金窟	356
第五十回	打酒坛福将遇神仙	探君山元戎遭厄难	368
第五十一回	伍尚志计摆火牛阵	鲍方祖赠宝破妖人	372
第五十二回	严成方较锤结义	戚统制暗箭报仇	379

目 录

第五十三回	岳元帅大破五方阵 杨再兴误走小商河·····	387
第五十四回	贬九成秦桧弄权 送钦差汤怀自刎·····	393
第五十五回	陆殿下单身战五将 王统制断臂假降金·····	401
第五十六回	述往事王佐献图 明邪正曹宁弑父·····	407
第五十七回	演钩连大破连环马 射箭书潜避铁浮陀·····	413
第五十八回	再放报仇箭戚方丧命 大破金龙阵关铃逞能·····	421
第五十九回	召回兵矫诏发金牌 详恶梦禅师赠偈语·····	430
第六十回	勘冤狱周三畏挂冠 探囤囤张总兵死义·····	438
第六十一回	东窗下夫妻设计 风波亭父子归神·····	450
第六十二回	韩家庄岳雷逢义士 七宝镇牛通闹酒坊·····	459
第六十三回	兴风浪忠魂显圣 投古井烈女殉身·····	468
第六十四回	诸葛梦里授兵书 欧阳狱中施巧计·····	477
第六十五回	小弟兄偷祭岳王坟 吕巡检贪赃闹乌镇·····	484
第六十六回	牛公子直言触父 柴娘娘恩义待仇·····	492
第六十七回	赵王府莽汉闹新房 问月庵兄弟双配匹·····	500
第六十八回	牛通智取尽南关 岳霆途遇众好汉·····	510
第六十九回	打擂台二祭岳王坟 愤冤情哭诉潮神庙·····	517
第七十回	灵隐寺进香疯僧游戏 众安桥行刺义士捐躯·····	524
第七十一回	苗王洞岳霖入赘 东南山何立见佛·····	532
第七十二回	黑蛮龙三祭岳王坟 秦丞相嚼舌归阴府·····	540
第七十三回	胡梦蝶醉后吟诗游地狱 金兀朮三曹对案再兴兵·····	545
第七十四回	赦罪封功御祭岳王坟 勘奸定罪正法栖霞岭·····	553
第七十五回	万人口张俊应誓 杀奸属王彪报仇·····	560
第七十六回	普风师宝珠打宋将 诸葛锦火箭破驼龙·····	571
第七十七回	山狮驼兵阻界山 杨继周力敌番将·····	579
第七十八回	黑风珠吉青丧命 白龙带伍连被擒·····	587
第七十九回	施岑收服乌灵母 牛皋气死金兀朮·····	599
第八十回	表精忠墓顶加封 证因果大鹏归位·····	610

第四十二回

打碎免战牌岳公子犯令 挑死大王子韩彦直冲营

诗曰：

少年英雄胆气豪，腰悬橐高臂乌号。

冲锋独斩单于首，腥血淋漓污宝刀。

话说岳云拍马下山，一直冲至粘罕营前，大喝一声：“小将军来踹营了！”摆动那双锤，犹如雪花乱舞，打进番营。小番慌忙报知粘罕。粘罕闻报，即提着生铜棍，腰系流星锤，上马来迎敌，正遇着公子，喝声：“小南蛮慢来！”掙下生铜棍，举起流星锤，一锤打去。岳云看得亲切，左手烂银锤当的一架，锤碰锤，真似流星赶月；右手一锤，正中粘罕左臂。粘罕叫声：“啊唷，不好！”负着痛，回马便走。公子也不去追赶，杀出番营，竟奔金门镇而来。

不一日，到了傅总兵衙门，旗牌通报进去。总兵即请公子到内堂相见。公子送过文书，总兵看了，便道：“屈留公子明日起身。待本镇一面各处调兵遣将，即日来保驾便了。”当夜无话。

到了次日早堂，傅总兵先送公子起身，随即往校场整点人马。忽听见营门外喧嚷，军士禀道：“外面有一花子要进来观看，小的们拦他，他就乱打，故此喧嚷。”傅爷道：“拿他进来！”众军士将花子拿进跪下。傅光低头观看，见他生得身材长大，相貌凶恶，便问：“你为何在营外嚷闹？”花子道：“小的怎敢嚷闹！指望进来看看老爷定那个做先锋，军士不许小人进来，故此争论。”傅爷道：“你既然要进

来看,必定也有些力气。”花子道:“力气却有些。”傅爷又问:“你既有些力气,可会些武艺么?”花子道:“武艺也略知一二。”傅爷就吩咐左右:“取我的大刀来与他使。”花子接刀在手,舞动如飞,刀法精通。傅爷看了,想道:“我这口大刀有五十余斤,他使动如风,却也好力气!”那花子把刀舞完,道:“小人舞刀已完。”傅爷大喜,问道:“你叫甚么名字?”那人道:“小人乃是平西王狄青之后,名叫狄雷。”傅爷道:“本镇看你武艺高强,就命你做个先锋。待有功之日,另行升赏。”狄雷谢了傅爷。傅爷挑选人马已毕,择日起行,到牛头山救驾,不提。

且说那粘罕几乎被岳云伤了性命,败回帐中,坐定,对众将说:“岳南蛮的儿子如此厉害,想必元帅薛礼花豹已被他伤了性命。”忽有小番道:“二殿下完颜金弹子到,在营外候令。”粘罕大喜,就唤进来,同来见兀朮。完颜金弹子进帐,见了各位狼主。你道那殿下是谁?乃是粘罕第二个儿子,使两柄铁锤,有万夫不当之勇。金弹子道:“老王爷时常记念,为何不拿了那岳南蛮,捉了康王,早定中原?”兀朮把岳飞兵将厉害,一时难擒的话说了一遍。金弹子道:“叔爷爷,今日尚早,待臣儿去拿了岳南蛮回来,再吃酒饭罢。”兀朮心中暗想道:“他也不晓得岳飞兵将的厉害,且叫他去走走也好。”兀朮就令殿下带兵去山前讨战。

山上军士报与元帅。元帅道:“谁敢迎敌?”牛皋应声道:“末将愿往。”元帅道:“须要小心!”牛皋上马提铜,奔下山来,大叫道:“番奴快通名来,功劳簿上好记你的名字!”金弹子道:“某乃金国二殿下完颜金弹子是也。”牛皋道:“那怕你铁弹子,也要打你做肉弹子。”举铜便打。那金弹子把锤架开铜,一连三四锤,打得牛皋两臂酸麻,抵挡不住,叫声:“好家伙,赢不得你。”转身飞奔上山,来到帐前下马,见了元帅道:“这番奴是新来的,力大锤重,末将招架不住,败回缴令,多多有罪!”

只见探子禀道:“启上元帅,番将在山下讨战,说必要元帅亲自

出马，请令定夺。”岳爷道：“吓！既然如此，待本帅去看看这小番怎生样的厉害。”就出营上马。一班众将齐齐的保了元帅，来至半山，观看那金弹子怎生模样。但见：

鎗铁盔，乌云荡漾；驼皮甲，砌就龙鳞。相貌希奇，如同黑狮子摇头；身材雄壮，浑似狼狻猊摆尾。双锤舞动，错认李元霸重生；匹马咆哮，却像黑麒麟出现。真个是：番邦产就“丧门煞”，中国初来“白虎神”。

那金弹子在山下，手抡双锤，大声喊叫。元帅道：“那位将军去会战？”只见余化龙道：“待末将去拿他。”元帅道：“须要小心！”余化龙一马冲下山来。金弹子道：“来的南蛮是谁？”余化龙答道：“我乃岳元帅麾下大将余化龙是也。”金弹子道：“不要走，照锤罢！”举锤便打，两马相交，战有十数个回合，余化龙战不过，只得败上山去。当时恼了董先，大怒道：“看末将去拿他！”拍马持铲，飞跑下山来，与金弹子相对。两边各通姓名，拍开战马，锤铲相交，斗有七八个回合，董先也招架不住，把铲虚摆一摆，飞马败上山去。旁边恼了何元庆，大怒道：“待末将去擒这小番来！”催开战马，提着斗大双锤，一马冲下山来。金弹子看见，大喝道：“来将通名！”何元庆道：“我乃岳元帅麾下统制何元庆便是。特来拿你这小番，不要走，照老爷的锤罢！”金弹子想道：“这个南蛮也是用锤的，与我一般兵器，试他一试看。”举锤相迎。锤来锤架，锤打锤当。但见：

战鼓齐鸣，三军呐喊。两马如游龙戏水，四锤似霹雳轰山。金弹子，拚命冲锋困社稷，何元庆，舍身苦战定华夷。宋朝将士，斫支支咬碎口中牙；金国平章，光油油睁圆眉下眼。你看那两员勇将，扬尘播土风云变；这时节一对英雄，搅海翻江华岳摇。真个是：将遇良材无胜败，棋逢敌手怎输赢！

二人大战有二十余个回合，何元庆力怯，抵挡不住，只得往山上败走。

番兵报与兀朮。兀朮大喜，心中想道：“这个王儿连败南蛮，不

要力怯了，待他明日再战罢。”传令鸣金收兵。金弹子来至营前下马，进了牛皮帐，来见兀朮道：“臣儿正要拿岳南蛮，王叔为何收兵？”兀朮道：“恐王侄一路远来，鞍马劳顿，故令王侄回营安歇，明日再去拿他未迟。”金弹子谢了恩，兀朮就留他饮酒。酒席之间，说起小南蛮岳云骁勇非常，金弹子道：“明日臣儿出阵去，决要拿他。”

再说岳元帅回营，传令各山口子上用心把守：如今番营内有了这个小番奴，恐他上山来劫寨。

到了次日，兀朮命金弹子带兵至山前讨战。守山军士报与元帅。元帅命张宪领下山，与金弹子会战。金弹子叫道：“来将通名！”张宪道：“我乃岳元帅麾下小将军张宪。奉元帅将令，特来拿你，不要走！”把手中枪一起，望心窝里便刺。金弹子举锤相迎，心中想道：“怪不得四王叔说这些南蛮了得，我须要用心与他交战。”把锤一举打来。张宪挺枪来迎。一个枪刺去，如大蟒翻江；一个锤打来，如猛虎离山。那张宪的枪十分厉害，这殿下的锤盖世无双。二人在山下大战有四十余合，张宪看看力怯，只得败回山上，来见元帅。元帅无奈，令将“免战牌”挂出。金弹子不准免战，只是辱骂，岳爷只得连挂七道“免战牌”。兀朮闻报，差小番请殿下回营。

金弹子进帐见了兀朮，把战败张宪之事说了一遍。兀朮大喜道：“只要拿了这小南蛮，就好抢山了。”次日，兀朮又同金弹子去看“铁华车”，真个是十分欢喜。且按下慢表。

再说岳云往金门镇转来，将近番营，催开战马，摆着双锤，打进粘罕营中，撞着锤的就没命，旁若无人。这公子左冲右突，那番兵东躲西逃，直杀透番营，来至半山之中，忽见挂着七道“免战牌”，暗想道：“这也奇了！吾进出皆无勇将抵挡，怎么将‘免战牌’高挂？想是那怕事的瞒了爹爹，偷挂在此的，岂不辱没了我岳家的体面！”当下大怒，把牌都打得粉碎。

元帅正坐帐中纳闷，忽见传宣来报道：“公子候令。”岳爷道：“令进来。”岳云进帐跪下道：“孩儿奉令到金门镇，见过傅总兵，有

本章请圣上之安，即日起兵来也。”元帅接了本章。岳云禀道：“孩儿上山时，见挂着七面‘免战牌’，不知是何人瞒着爹爹，坏我岳家体面，孩儿已经打碎。望爹爹查出挂牌之人，以正军法。”元帅大喝道：“好逆子！吾令行天下，谁敢不遵！这牌是我军令所挂，你敢打碎，违吾军令！”叫左右：“绑去砍了！”众将一齐上前道：“公子年轻性急，故犯此令，求元帅恕他初次。”元帅道：“众位将军，我自己的儿子尚不能正法，怎能服百万之众？”众将不语。牛皋道：“末将有一言告禀。”元帅道：“将军有何言语？”牛皋道：“元帅挂‘免战牌’，原为那金弹子骁勇，无人敌得过耳。公子年轻，不知军法，故将牌打碎。若将公子斩首，一则失了父子之情；二则兀兀未擒，先斩大将，于军不利；三来若使外人晓得是打碎了‘免战牌’，杀了儿子，岂不被他们笑话！不若令公子开兵，与金弹子交战，若然得胜回来，将功折罪；若杀败了，再正军法未迟。”岳爷道：“你肯保他么？”牛皋道：“末将愿保。”元帅道：“写保状来！”牛皋道：“我是不会写的，烦汤怀哥代写罢了。”汤怀就替他写了保状，牛皋自己画了花押，送与元帅。元帅收了保状，吩咐放了岳云的绑，就令牛皋带领岳云去对敌。

牛皋领令出来，只见探子进营报事。牛皋忙问：“你报何事？”探子说道：“有完颜金弹子讨战，要去报上元帅。”牛皋道：“如此你去报罢。”牛皋道：“侄儿，我教你一个法儿，今日与金弹子交战，若得胜了，不必说；倘若输了，你竟打出番营，逃回家去见太太，自然无事了。”岳云点头称谢。

叔侄一齐上马，来至山前，岳云一马冲下山来。金弹子大喝道：“来将通名！”公子道：“我乃岳元帅公子岳云是也。”金弹子道：“某家正要擒你，不要走！”举锤便打。岳云提锤便迎。一个烂银锤摆动，银光遍体；一个浑铁锤舞起，黑气迷空。二人战有四十多个回合，不分胜败。岳云暗想：“怪不得爹爹挂了‘免战牌’，这小番果然厉害！”又战到八十余合，渐渐招架不住。牛皋看见，心中着了

急，大叫一声：“我侄儿不要放走了他！”那金弹子只道是后边兀朮叫他，回头观看，早被公子一锤打中肩膀，翻身落马。岳云拔剑上前取了首级，回山来见元帅缴令。岳爷就赦了岳云，令将首级在营前号令。

那边番将，只抢得一个没头尸首回营。众王子见了，俱各放声大哭。兀朮命雕匠雕个木人头凑上，用棺木成殓，差人送回本国去了。兀朮对国师哈迷蚩道：“军师！倘若宋朝各处兵马齐到，怎生迎敌？”军师道：“臣已计穷力尽，只好整兵与他决一死战。”兀朮嘿然不语，在营纳闷。且按下慢表。

如今要说到那韩世忠，与夫人梁氏，公子韩尚德、韩彦直，在汝南征服了曹成、曹亮、贺武、解云等，收了降兵十万，由水路开船下来。到了汉阳，将兵船泊住。那汉阳离牛头山只有五六十里地面，韩元帅与夫人商议，欲往牛头山保驾，梁夫人道：“相公何不先差人上山，报知岳元帅，奏闻天子？若要我们保驾，便发兵前去；若叫我们屯扎他处，便下营屯扎，何如？”韩爷道：“夫人之言，甚为有理。”就写了本章，并写了一封书，封好停当，便问：“谁敢上牛头山去走一遭？”当有二公子韩彦直，年方一十六岁，使一杆虎头枪，勇不可当，遂上前领差说：“孩儿愿去。”元帅便将本章、书信交与公子，吩咐：“到岳爷跟前，须要小心相见。”公子领令上岸，坐马望牛头山来。

行有二十余里，只见一员将官败奔下来。看见了公子，便叫声：“小哥！快些转去，后面有番兵杀来了！”韩公子笑了一笑，尚未开言，那粘罕已到跟前。公子把枪一摇，当心就刺；粘罕举棍一架，觉得沉重。被公子耍耍耍一连几枪，粘罕招架不住，正要逃走，被公子大喝一声，只一枪挑下马来，取了首级。那位将官下马来，走至公子马前，深深打了一躬道：“多蒙小将军救了我性命！请问贵姓大名？”公子道：“小将还未曾请教得老将军尊姓大名，因何被他赶来？”那位将官道：“我乃藕塘关总兵，姓金名节。奉岳元帅将令，

来此保驾。到了番营门首，遇着这番将，不肯放我过去。战他不过，逃败下来。幸得遇见将军，不然性命休矣！”公子听了，连忙下马道：“原来是总爷，多多有罪了！”金总兵道：“将军何出此言！幸乞通名。”公子道：“家父乃两狼关元帅，家母都督府梁夫人，末将排行第二，唤名韩彦直的便是。奉令上牛头山去见岳元帅，不想得遇总爷。”金节道：“原来是韩公子，失敬了！本镇被金兵杀败，无颜去朝见天子。有请安本章一道，并有家信一封与舍亲牛皋的，拜烦公子带去，本镇且扎营在此候旨。未知允否？”公子道：“顺便之事，有何不可？”金节遂将本章、家信交与公子。公子藏在身边，把粘罕的首级挂在腰间，又对金节道：“番奴这匹马甚好，总爷何不收为坐骑？”金节道：“正有此意。”遂将坐骑换了。二人一同行至三叉路口，金节道：“前面将近牛头山了，俱有番营扎住，请公子小心过去！”二人分别。金节自远远扎住营盘候旨，不提。

单说韩二公子却一马冲进番营。有诗曰：

跃马扬威立大功，一朝疾扫虏尘空。

封侯万里男儿志，愿取天山早挂弓。

不知韩公子过得番营否，且听下回分解。

第四十三回

送客将军双结义 赠囊和尚泄天机

诗曰：

猛听金营笳鼓鸣，勤王小将显威名。

冲锋直进浑无敌，虎窟龙潭掉臂行。

却说那韩公子一马冲进金营，大喝一声：“两狼关韩元帅的二公子来踹营了！”摇动手中银杆虎头枪，犹如飞雷掣电一般，谁人挡得住？竟被他杀出番营，上牛头山而去。小番忙去报知太子道：“不好了！又来了一个小南蛮，把大狼主伤了，冲破营盘，上山去了。”兀朮听了，又惊又苦，一面差人打探，一面去收拾粘罕尸首，不提。

再说韩公子到了荷叶岭边口子上，守山军士问明放进，来至大营前，军士进帐禀知岳元帅。元帅吩咐：“请进来！”军士答应一声，出来传令：“请公子进见。”公子来到帐中，行礼毕，便道：“小将奉家父之命，来见元帅，有本章请圣上龙安。适在路上遇见粘罕追赶藕塘关总兵金节，被小将挑死，将首级呈验。金总兵离此二十里扎营候旨，带有问安本章并牛将军家信呈上。”岳元帅大喜道：“令尊平贼有功，公子又得此大功。请同本帅去见天子候旨。”随即引了公子来到玉虚宫，朝见高宗，将两道本章呈上，又将韩公子挑死金国粘罕奏闻。高宗便问李纲：“应当作何封赐？”李纲奏道：“韩世忠虽失了两狼关，今讨曹成有功，可复还原职。韩尚德、韩彦直俱封为

平虏将军，命他引本部人马去复取金陵，候圣驾还朝，另加升赏。”高宗依奏，传旨下来。岳元帅同韩公子谢恩，辞驾出宫。回至营前下马，公子即辞别了岳爷要回去。岳爷道：“本欲相留几日，奈有君命，不好相强。”随叫：“岳云何在？”岳云转将出来应声：“孩儿有！”岳爷道：“可送韩公子出番营去。”岳云领令，遂同韩公子并马下山。

将近番营，韩公子道：“请公子回山罢。”岳云道：“家父命小弟送出番营，岂敢有违！”韩公子再三推让。岳公子决意要送，便道：“待小弟在前打开番兵，送兄出去。”就把双锤一摆，大喝一声：“快些让路，待小爷送客！”那些番兵见是打死金弹子的小将军，人人胆战，个个心惊，一声呐喊，俱向两旁闪开。略略近些的，一锤一个，不是碎了头，就是折了背，谁敢上前？一直杀出大营。韩彦直心中暗想道：“果然厉害，名不虚传！我何不也送他转去，也显显我的威名？”遂向岳云道：“蒙兄送出番营，小弟再无不送转去之理。”岳公子再三不肯，韩公子立意要送。岳云道：“既承美意，只得从命。”韩公子复身向前拍马冲进，逢人便挑，如入无人之境。番兵已是被他杀怕了的，口中呐喊，却已四散分开，近前的就没了命。二位公子冲透营盘，来至山下，韩公子道：“请兄回山罢。”岳云道：“既承兄送转来，自然再送兄出去。”韩公子再四推辞。岳云那里肯，复回马向前，韩公子在后，两个又杀入番营。那些番兵被他二人送出送进，不知杀伤了多少，一个个胆战心惊，让开大路。二人冲出了番营，韩公子再要送回。岳云道：“何必如此送出送进，送到何时是了？难得我二人意气相投，小弟欲与兄结为兄弟，不知尊意若何？”韩公子道：“小弟亦有此心，但是高攀不起。”岳云道：“何出此言！”二人遂向树林中去，下马来，撮土为香，对天八拜。韩公子年长为兄，岳公子为弟。二人遂上马分手。有诗曰：

金兰结契两心同，豪杰相逢意气通。

险阻不辞劳送别，二难济美大家风。

岳云独自一个再杀进番营，回荷叶岭来。那番兵被二人杀得

害怕，况因粘罕被韩公子挑死，众王子俱在兀朮帐中悲苦，命匠人雕刻木头，配合成殓端正，差人送回本国，忙忙碌碌，所以无人阻挡，由他二人进出。那岳云上山，将送韩公子结义之事禀知元帅，元帅亦甚欢喜。且按下慢表。

再说韩公子回至汉阳，上船来见父亲，禀道：“圣上复了爹爹、母亲之职。令我们兄弟领兵复取金陵，不必往牛头山去。”又把与岳云结拜之事禀知元帅、夫人。遂命兵船望金陵进发。

一日，有探子来报：“留守宗方杀破杜吉、曹荣两个，威镇金陵，特来报知。”元帅问梁夫人道：“如今待怎么处？”夫人道：“我们且将大小战船在狼福山扎住，以扼兀朮之路。闻得金山上有个道行高僧，法名道悦，能知过去未来。我们何不去问他一声，以卜休咎？”元帅道：“夫人之言，甚是有理。”遂备了香烛礼物，上金山来。进了寺门，到大殿行过了香，然后来到方丈参见道悦禅师。禅师接进见礼毕，元帅说明了来意道：“不知后事如何，幸乞禅师指示！”道悦道：“贫僧有一锦囊，内有一偈，元帅带去观看，自有效验。”元帅领了锦囊，辞别长老，下船来，将锦囊拆开，与夫人一同观看。只见上边写道：

“老”龙潭内起波涛，“鹤”教一品立当朝。

“河”虑金人拿不住，“走”马当先问路遥。

韩元帅笑道：“这和尚空有虚名，谁知全无学问。怎么一首偈语，都写了别字？”梁夫人也好生不然。韩元帅就传令各战船齐往狼福山下，扎成水寨。差人往金陵打听虚实，一面差人探听牛头山消息。

且说牛头山上岳元帅，专等各路勤王兵到，准备与兀朮交兵。兀朮也在与众王子、众平章商议开战之事。有探事小番进帐来报道：“启上狼主，小的探得有南朝元帅张浚，领兵六万；顺昌元帅刘琦，领兵五万；四川副使吴玠同兄弟吴玠，统兵三万；定海总兵胡章，象山总兵龚相，藕塘关总兵金节，九江总兵杨沂中，湖口总兵谢

昆，各处人马共有三十余万。俱离此不远，四面安营，特来报知。”兀朮联报，遂传令点四位元帅向东西南北四路，探听那一方可以行走。那四位元帅领令前去，不多时一齐回来，进帐来禀道：“四面俱有重兵，只有正北一条大路可以行走。”兀朮就传令晓谕前后左右中五营兵将知悉：“若与南蛮交战，胜则前进，倘不能取胜，只望正北退兵。”谁知探路的，只探得四十余里就转来了，不曾探到五十里外，故此一句话，断送了六七十万人马的性命。

却说岳元帅请天子离了玉虚宫，到灵官殿前，与众位大臣都坐在马上。传令施放大炮，连声不绝。那些各处总兵、节度听见炮响，各各准备领兵杀来夹攻。兀朮传齐各位王子、众平章、众元帅、一众番将，俱各领兵上马，传下令来：“今日拚了命，与岳南蛮决一死战，擒了康王，以图中原。”

这里岳元帅传下令来，命何元庆、余化龙、张显、岳云、董先、张宪、汤怀、牛皋等为首，带领众将，一齐放炮，呐喊踹入番营。那些各路总兵、节度，听得炮声，四面八方杀将拢来。但见：

轰天炮响，震地雷鸣。轰天炮响，汪洋大海起春雷；震地锣鸣，万仞山前飞霹雳。人如猛虎离山，马似游龙出水。刀枪齐举，剑戟纵横。迎着刀，连肩搭背；逢着枪，头断身开。挡着剑，喉穿气绝；中着戟，腹破流江。人撞人，自相践踏；马碰马，遍地尸横。带箭儿郎，呼兄唤弟；伤残军士，觅子寻爷。直杀得：天昏地暗无光彩，鬼哭神号黑雾迷！

这场大战，真个是天摇地动，日色无光。杀得那些番兵人尸堆满地，马死遍尘埃。岳元帅带领这一班猛将逢人便杀，遇将就擒；摆动这杆沥泉枪，浑如蛟龙搅海，巨蟒翻身。那些众番将番兵见了岳爷，就是追魂使者、了命阎君，一个个抱头鼠窜，口中只叫：“走，走，走！岳爷爷来了！”

岳爷望见南朝元帅张浚、顺昌元帅刘琦的旗号，遂令军士请来相见。张、刘二位元帅在马上见了岳元帅，岳元帅叫道：“二位元帅！

今日本帅将圣上并众大臣交与二位元帅，速速保驾回京。本帅好去追赶金兵。”遂辞了天子，带了张保、王横，催兵掩杀。从辰时直杀到半夜，杀得番兵抛旗弃甲，四散败走。众将各各在后追赶。

单讲岳爷追着兀朮，连日连夜，直赶到金门镇相近，有傅光的先锋狄雷在此截杀番兵。众番兵无处逃命，被狄雷杀伤大半。岳爷刚到跟前，狄雷不分皂白，举起锤望岳爷便打。一连几锤，岳元帅连忙招驾，觉得沉重，便大喝道：“你是何人，敢挡本帅去路？”狄雷听了，细细一认，晓得是岳元帅，心中惊慌，惧罪而逃。岳爷只是紧紧追赶兀朮。

兀朮只顾望北逃去，看看来到江口，只听得众番兵一片声叫苦。原来一派大江，并无船只可渡，后面追兵又近，吓得兀朮浑身发抖，仰天大叫：“天亡我也！某家自进中原以来，未有如此之败！今前有大江，后有追兵，如之奈何！”

正在危急，那军师哈迷蚩用手一指道：“主公且慢惊慌！看这江中不是有船来么？”兀朮定睛一看，却是金兵旗号。原来是杜吉、曹荣的战船，因被宗方杀败，故此驾船逃走。军师大叫：“快来救主！”那船上见是番兵，如飞拢岸。兀朮与军师、众平章等一齐争下船来。船少人多，那里装得尽？看见岳元帅追兵已近，慌忙开去。落后番兵无船可渡，岳元帅追至江口，犹如砍瓜切菜一般。可怜这些番兵啼啼哭哭，望江中乱跳，淹死无数。兀朮望见，掩面流泪，好不苦楚！后人读史至此，有诗吊之曰：

百万金兵将梟雄，牛头山下困高宗。

本期稳取中华地，谁料勤王有岳公？

且说那岳爷兵马到了汉阳江口，安下营寨，差人找寻船只，欲渡江去追拿兀朮。忽听得营门口齐声喊冤。岳爷便问：“何人喊冤？”早有传宣来到外边查问明白，进来禀道：“是七八个船户。因临安通判万俟卨、同知罗汝楫解送粮草至此，私将粮草运回家中，反要船户赔补，为此众船户在营前喊冤。”元帅吩咐：“将万俟卨、罗

汝楫二人抓进来。”两旁军士答应一声，即将二人一把一个抓进帐来跪下。岳爷喝道：“尔等既然解粮到此，何不缴令？”二人道：“因番兵围困牛头山，只得在此伺候。船户人多，将粮草吃尽，故此要他赔补。望元帅开恩，公侯万代，感恩不浅！”元帅大喝一声：“绑去砍了！”两边一声吆喝，登时绳穿索绑。二人齐叫：“开恩！”旁边闪过张宪、岳云跪下禀道：“他二人因见番兵扎营山下，不敢上山缴令，虽系偷盗粮草，理当处斩，但实系日久，情有可原。望爹爹饶他性命！”元帅道：“你且起来。”二人谢了元帅，站立一边。元帅向万俟卨、罗汝楫喝道：“本当斩你二人驴头。他二人求饶，饶了你死罪，拿下去打！”军士答应一声，将二人按倒在地，每人打了四十大棍，发转临安。二人受责，谢了元帅不斩之恩，出营自回临安而去。忽有探子进营来报道：“探得韩元帅扎营在狼福山下，阻住兀朮去路，特来报知。”岳元帅想道：“这一功让了韩元帅罢。”遂唤过岳云来，吩咐道：“你可引兵三千，往天长关守住。倘兀朮来时，用心擒住，不可有违！”岳云得令，带领人马，竟往天长关而去。元帅大队人马，自回潭州，不表。

且说兀朮败在长江之中，有那金陵杀败的兵将、战船陆续到来，南岸上还有杀不尽的番兵逃来。兀朮吩咐把船拢岸，尽数装载。看见北岸有韩元帅扎营，不能过去。兀朮就吩咐将船只拢齐，查点数目，共有五六百号；计点番兵，不上四五万。兀朮叹道：“某家初进中原，带有雄兵数十万，战将数百员。今日被岳南蛮杀得只剩四五万人马，又伤了大王兄与二殿下，有何面目去见父王！”说罢，痛哭起来。众平章劝道：“狼主不必悲伤，保重身体，好渡长江。”

兀朮望见江北一带，战船摆列有十里远近，旗幡飘动，楼橹密布，如城墙一般。又有百十号小游船，都是六桨，行动如飞，弓箭火器乱发。那中军水营都是海鳅舰，坚定桅樯，高有二十来丈，密麻相似。两边金鼓旗号，中间插着“大元帅韩”的宝纛大旗。兀朮自